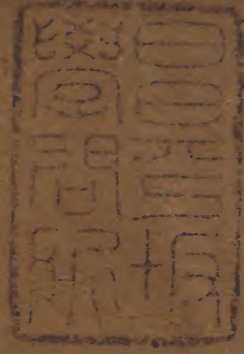


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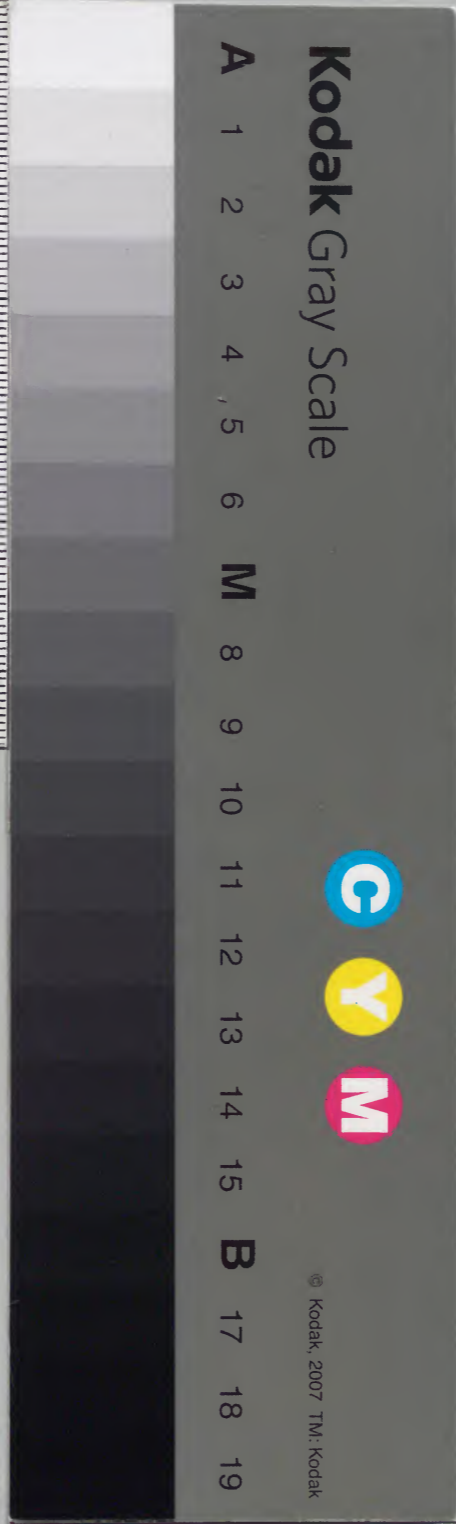
三十七之四十一



漢書門			
三	五	二	類
三	〇	〇	架
二	〇	〇	架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三〇五〇號
〇	冊	架	二〇〇架
三	〇	架	三〇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9)	
函號	367	51	



第三十七卷

五倫部四

漢書文庫

兄弟附姊妹 嫂叔

代殺

崑玉卵君

朱五經

女嬃

舉麴杖

和尚不了

解圍

攜朝去

娣建事姑

祖孫

李遷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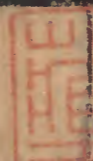
郭子儀

距汾陽四世

鳥書

卷三十七目錄

一



不附梁公

純孝純孫

叔姪

孔明求後

焚囊

封姪

宰相材

報叔

宗子

婿附甥舅

祖學士

甚好甚好

國夫人

特選草阜

阿士連名

朋友

管鮑

死友

可謂友

蘇張

交道難言

知己之言

身為雅士

與子偕死

殺驢拔蒜

代使

吳保安

師弟

四友

三盈三虛

不及孔子

君子哉

道東道南

半千

門人三千

妾

飯牛歌

換馬

綠珠

我兒亦憐

李百藥

挺之兒

一代尤物

黃巢姬

鮑生韋生
是尚書

呼小宋
松壽

忍凍
雙節

相傳

升對

吳公交

良書士

與之世一

錄錄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四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兄弟 附 姊妹 嫂叔

龔勝徵為 諫 大夫引見即薦其弟龔舍古人內舉不避

親如此 代酌編

漢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會眾操兵至荆家欲
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世
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歿一子為嗣如
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

許椽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彙苑

世稱兄弟曰崑玉按蘇志云陸機兄弟生於崑山俱有才名雅望爲世所推時人比之崑山出玉○又蘇子由已卯生坡常號爲卯君鉛槧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何氏語林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側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礪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鶴林玉露

女嬃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鄉人莫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之女嬃之嬋娟兮申申其

詈予 彙苑

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爲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後漢書

趙宋藝祖將北征京師誼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決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宋書

明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

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旣貴還

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

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內不復再見 皇明補遺

漢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爲羨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尚有

羨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

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爲其母不長者封信爲羨頡侯高

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亦不置轉釜之怨 漢史

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
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
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晉書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甚勞於叔父
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
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因流涕携朗去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
使朝士見之

天中記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
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妯光進命返之曰娣建事姑

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楮記室

祖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真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
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
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叅
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
羣孫問安不盡羣頷之而已

談寶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革等皆附
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
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

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氏族博攷

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

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綱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

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

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

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

成純孝穀為純孫太平御覽

叔姪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冲慎孔明未有子求

喬為後瑾啓吳王而遣之孔明以為嫡故改其字喬為

舉孔明後有子舉還復為瑾後蜀志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

得乃焚之時苻堅入寇安舉玄為前鋒而有淝水之捷

晉書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姪叔慈帝

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即許之唐史

呂文穆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

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

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通鑑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為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為參知政事改葬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

貽謀錄

自謂不如

堯山堂外紀

婿 附甥舅

祖無擇晚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為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反目離

婚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為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

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宸坐
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
曰甚好甚好會得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
投淚蓋莫知聖意何如已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
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
其事

東軒筆錄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
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
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
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

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
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
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
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
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貽謀錄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
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
臯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
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
門奴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張氏垂泣言曰韋

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謂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驢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迤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臯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迴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臯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臯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

爾

初有巫咎姬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相公當南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捧殺投於蜀江

唐宋遺史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少字也○唐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語林

朋友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

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己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漢曹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

東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

類 金罍子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遙山阻
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
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入可得生宦俱死之後
骸骨莫收內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
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
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之禮葬之角
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荆將卑冢
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
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

規 列士傳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梁馬却不肯進青莽爲叅乘襄子
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莽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
人叱青莽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莽曰少而與子友子
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
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
而自殺青莽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
也青莽豫讓可謂之友也 呂氏序意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比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

論衡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緘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陳張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交道難也

類林

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席泉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西京記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擷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初潭集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
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
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
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為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
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
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山堂肆考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
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
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坐觀汝
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
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
用多為

吳錄

唐皇藩邸時每過韋杜間逐兔忘反一書生延過其家
貧止一村妻一驢而已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酒饌霧
霈上奇之與語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每遊必
過琚家及韋專制上憂之琚曰亂則殺之何疑也上納
其言後拜為中書侍郎預配享

狄仁傑太原人爲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

談寶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卽元振從姪也會南蠻作亂李蒙爲姚州都督臨辭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

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况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豈有望焉側聞君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鴛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緡三十匹保

安至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腦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傾其家得緡二百疋往因住雋州經營十年不歸其妻乃率弱子駕

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因哭於路左
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
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
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
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
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之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
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
堂請保安曰吾常讀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
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願
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填還

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
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
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
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
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款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
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
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冀得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
成事耳公有老親在比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
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
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曰

雖違公雅意今爲公受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叅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叅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衣環絰加杖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卽皆墨記之盛於斂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於竹

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便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

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鎖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劇談錄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弁櫝

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李氏焚書

師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尚書大傳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
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
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論衡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
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
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料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
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鄭玄好學日夜討論不倦門徒數百千人孔融深敬玄
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
諸疑問及辭歸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漢書

楊龜

山師事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性理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
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為
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

神異錄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為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
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
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
過於先聖矣帝為之笑焉

彙苑詳註

妾

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
無從乃爲人僕將軍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
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布單衣適至盪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
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
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
五日而有憂色爲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
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
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於朝歌市
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

氏之勝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耶
畢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馱馱生七日而超其母
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
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
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巳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
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條條之魚君來召我我將
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
家而召我安居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
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
國以治

堯山堂外紀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曰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

誠齋雜記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命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

許晉書

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閒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世說新語

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俊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鴻書
數十萬

隋唐佳話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蓆數宵卽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因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天中記

嚴續相公歌姬唐鑄給事迴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於一擲舉坐屏風六骰數巡唐彩文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別相君悵然遣之

開元遺事

中和間時溥旣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勛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日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清波志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鴻書

卷三十七

二十一

五倫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憇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
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
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旣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
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
遂坐鮑生之右縱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
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
止靈武而迴部落駟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脰鳧鷹眼
大足輕脊平筋密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
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
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更衣盛

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
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
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
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
酌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
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階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戶以窺之而杯盤
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妾
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
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旣清桂月如晝吟味時發

孟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
曰何以爲題長鬚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
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
以操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
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日故何惜於傾城香暖
深閨未厭天苑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
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旣各從其所好諒何求
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
生于玉勒長鬚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
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忘於鬢髮汗

流紅頰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
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
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
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獻於廡下二公大驚曰
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
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

記

宋祁字子京仁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刻脩垂簾然二椽
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脩唐書
也嘗過御街逢內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祁因做

鷓鴣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
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
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子京多內
寵後房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
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
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宋書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
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
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代醉編

宋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
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
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
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
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君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
侂胄意猶未平姬旣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卽
日躡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
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
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
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宋史
明天順時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晚翠姓李氏

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聞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闕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畫錦歸也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况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皤然雙媪矣親戚莫不憐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堯山堂外紀終

第三十八卷

五倫部五

僕

馮子都

王安

張承業

杜亮

王義

更爲僕

特欲老實

水精

嚴安

侯來保

阿寄

嚴辛

稱義投刺

此亦人子

奴婢

翔風

人種

二僕逋金

却要

真珠

贈婢

前令女

誦秋水篇

春娘

朝華

捧劍

郭斌婢

楊先生不能認

娼妓

洪涯

十奴

墨池雪岸

義娼

武昌新柳

女投書

京口娼

罰家妓

劉國容

李琪

毛惜惜

秦妙觀

挾四妓

高三

妓詞

妓六館
書卷之三 王翹兒

宣城劉仲達
錄

五倫部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卷三十八目錄終

鳴書

卷三十八目錄

二

效六韻

王康

效詞

戶口姓

罰家效

劉國容

李琪

毛惜惜

秦妙觀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五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僕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本傳○祖逖有胡奴

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

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

為沙門初潭集

張承業字繼元內常侍張泰養子初以特進監河東軍

朱溫篡唐承業佐晉王存勗有復讎之志已晉王欲稱

帝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矣但以受先主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五

代史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與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朝野僉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爲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傳奇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

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
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金罍子

韓叅政億李叅政若各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有
羶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
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一二
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伯以其半遺
韓伯持之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叅政

邵氏聞見錄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閒禮節者進卻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
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
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
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
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
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輟耕錄

貞元中有處士周邠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
十四五視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
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屆也邠
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邠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
塘艷瀨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

探金銀器物邨喜甚每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
有所得泐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温嶠爇
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
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邨亦至富賒後
數年邨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邨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
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
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蓊鬱漫衍百
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鑿物若晝古老相傳
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
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邨笑曰甚易遂命水精

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
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邨曰
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劫
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
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邨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
寶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
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
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
慄不敢近覩但邨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 述異記
霸州人胡煌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曰嚴安執役三十

年恭謹有信未嘗輒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
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
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歲
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
七十日當遭雷震於市弟有一術可救能相信乎煌素
重其人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
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卽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
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塚壘卓橈數
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全興迅雷激電引煌入
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

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
時此人旣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柰何霍然而
散日猶未晡嚴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

夷堅志

侯來保者尚書陳廸家人也廸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
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睨來保憤痛切
至潛拾其遺骨還葬宣城計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

二義士風矣

宣州志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乘牛則耕蹠跟老僕乃費吾藜蒸阿寄歎曰噫主謂我

力不牛馬若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
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
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
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
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
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枋中二楮則家
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
孫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姬一兒僅敝緼掩體
而已

耳談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宜春令劉入覲時隨衆

往祝祝後因嚴相倦令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
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
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
青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母忘今日之託不數年
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賊二萬滯獄
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賊若干得出獄從戎

瑣言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
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
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

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
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
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微侯提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
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
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觚不觚錄

世有奴婢妾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
輩耶如漢衛青殊勲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
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常怪人詈奴爲畜有旨哉昔
陶彭澤居無僕妾井曰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
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

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廼云退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
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
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廼於其怒
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智
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

金壘子

奴婢

晉石崇字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得之胡中年甫十歲
使房內養之至十五歲容貌文詞莫有類者且能辨四
方玉產常云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
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

甚愛之 拾遺記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初潭集

李丞相有二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繫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祝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為結襦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歸到股作羹及薨服齊三年 代醉編

湖南觀察使李廋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階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顏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織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缸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禧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哈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三水小續

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勲蔭入仕累任方面在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名

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湏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於牛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决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能易人五賊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

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為司空危之愿驚
 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
 數千司空方更以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
 真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
 年不進之懋昨退思之乃為司空危矣愿翻然曰柰何
 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
 空為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之必
 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為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
 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
 過求大鎮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

得鎮不亦可乎愿甚悅乃以真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為
 狎客以真珠為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
 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為宰相牙郎蓋由此
 也牛羊曆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為謗詩曰夜
 入真珠室朝遊玳瑁宮真珠即公侍妾名也據言真珠
 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絕倫真珠奇
 章公納妓曰真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
 寢會真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挿釵于兩鬢間丞相曰
 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雙手整金釵窓
 敘錄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重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國憲家猷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爲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窳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

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僧問之復容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簾篋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別爲吾女營辦許荅書曰遠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別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鬢小女童也誦秋水篇聞者駭異

雜志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

必湏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歛衽前曰
景公斬廐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廐焚而不問馬皆貴人
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
死

本紀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
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
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
少游欲脩真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嫁
之朝華臨別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王
人揮手斷腸時不湏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別離朝

華旣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
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
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
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
重來此度分携更不迴腸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
崔魏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
幾遂竄南荒去

墨莊冗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內有蒼頭名捧劍不事音
樂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雖每遭捶撻終所見違一
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
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
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
太清捧劍私放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
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
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
山一心思漢月亦大慧辯哉

雲溪友議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
斌力戰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
自火中抱兒而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此其

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聞之惻然爲
保其孤

萬姓統譜

明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
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
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
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
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
制封之聞卽大常少卿導母

菽園雜記

娼妓

洪涯三皇時伎人乃娼家托始也

文選

○妓字十奴也

其貌雖美不過可及十奴之價

故事會攷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祐齊名每留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嘗嘲李端端一黑詩端端憂心如病使院飲回遙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而重贈一絕句又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鷄鼓翼紗窓外已覺恩情逐曉風

雲溪友議

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輒手筆口詠不置久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遂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觀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洒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詰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多詞倡不知其少游也卽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不惟愛之而又習

鴻書
之歌之彼秦學士者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
京師貴人焉得至此藉令至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
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
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
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出
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
媪有頃媪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
少游起且避媪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
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
卒飲其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

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
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
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
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
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
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婉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
門謝客獨與媪處誓不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
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
死乎亟遣僕順途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媪曰
吾昔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

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教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既爲作義倡傳又系之

贊云

青泥蓮花記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賓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賓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

雅言雜書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君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十離詩以獻之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鴛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鞞竹離亭鏡離臺遂復喜焉

鑑戒錄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
婦斬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斬王嘗
邀兀术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
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
偉如此 鶴林玉露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
妓奏樂人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
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
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
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東軒筆錄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
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別
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
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
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
誦焉 程史

坡公在黃日每有讌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
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
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
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
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
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繼書云恰似西川
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坡集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
學公書得其彷彿公嘗書黃鶴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
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
中四字盼之書也

徽宗義妓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初別將榮全據高郵
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晏飲惜
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
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
事叛臣全怒遂殺之一統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
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
於家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
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
否妾卽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
之金而遣之玉照新志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

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
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
常兒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皜潔以脂粉香澤
治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飾衣服悉以
金寶錦繡雖相服褻裾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
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
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
曰撈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及華爛繒絲珍
真堆積滿地照曜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
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廝何知卽叱放之

樹裏談

京師娼女高二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
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
平與范都督廣爲后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
土木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
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
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
何爲娼口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
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
公先往妾隨至楊旣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紐

接着於頸顧楊家人曰去葬之即自取練經於旁清泥

蓮花記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蜀挾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
呪你堯山堂外紀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座於聚寶門

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淫放恣解帶盤礴喧呶竟日樓窓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晏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革去之顧公太康人剛嚴為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國朝典故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姓馬名

之曰翹兒携來江南教之吳歛卽善吳歛教之彈胡琵琶卽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宛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然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齋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輒昏昏不開賈恚而收金去以是數受假母撻罵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爲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其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

倭人寇江南掠海下焚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擄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者徐海故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歛及彈胡琵琶以待酒絕愛幸之尊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唯翹兒意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得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人者海上人故識之而華老人

者亦私覩所謂王夫人知爲翹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
曰賊未可圖第所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
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
珠寶玉以陰購翹兒翹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
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
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迫
海寨海信翹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
海首而生致翹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
以饗諸叅佐令翹兒歌而遍行酒諸叅佐皆起爲督府
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槊降堦而與翹兒戲夜深席大
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
之乃以賜所調永順酋長翹兒旣從之去錢塘舟中輒
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
首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廣鑑異編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終

首而更風一酋何面目主平郊半封武丞
外野不自封燭日即山巽非與非以國惠
之八以顯而臨亦則首身映良猶發之去
廣明日管預賦到交來縉中舉而以映良
也高不

第三十九卷

人事部

郊祭 加號 國號

木主

郊天

立廟制

議濮王禮

王珪議是

國號大元

冠婚

四加

三加

三天兩地

蹇修

三星

饅女

為親末寶

隴西李氏

定婚店

玉環載世

華陽洞主

不易妻

鳥書

卷三十九目錄

一

郭雀兒 七十二娶 兩袒

歸娶詩 天婚

喪

同僚服 城死 徐穉吊

無襍賓 景文遺戒 終身喪

安七喪

葬

不葬 沉金 葬玉魚

墓中婢 十八陵 李宸妃

莫道夷簡不爭 厚葬薄葬 止殉葬

祀人 祀神

葬桐鄉 非私榮 邳人奠酌

墓戶 為孟軻死 宦者禡魄

不歆非類 祀歷代帝王 封禪燔柴

死

五死三死 莊周 喪予祝予

未亡何病 忽一誤 帝庖

河滿子 遮須無主 往五臺山

死甚佳

病

中醫

誤吞髮

穿壁

眉間刺血

腹中蛟

寃累

輞川圖

三清門下

君實勉之

王荆公病

丙火

不服藥

命婦無虞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九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

太史湯賓尹 刪正

郊祭 加號 國號

周武王伐紂文王之喪服未釋乃奉木主於軍中而祀之是知自三代以前遂有木位例 原始秘書

魯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
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
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
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
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噐何如孔子曰上
帝之牛角繭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
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噐用陶匏以象天地之
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
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
義也卜之日天子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

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天
子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
婦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聽上祭之日天子大裘以黼
之被袞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游龍章而
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
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家語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將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
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
敢問尊卑立廟之制可得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
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

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曰七太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止去墀為鬼神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為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經濟類編

宋英宗詔議濮王典禮知諫院司馬光因奏事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稱宜情

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
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
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
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
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官車宴駕之後援
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
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
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漢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
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相

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蕃親
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
攷之古今爲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
上中書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
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
三年爲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也若本生之親攷稱皇伯歷攷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尚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
太后手詔詰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
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綱目

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以爲
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之士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義以
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
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
明詔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
耳至於立廟京師于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
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皇太后手詔中書
宜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謙讓不受

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濮國公奉祠事
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
皆中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
御史劾告家居待罪帝命閣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
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
以爲理難並立君臣等有罪當畱御史帝猶豫久之命
出御史乃下遷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
縣時趙鼎趙瞻傳堯俞使契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
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
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

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誥韓維及司馬光皆上疏乞
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著言陛下
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詘言者何以風天下帝
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誨等旣出濮議亦寢

宋史

嘉熙七年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
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紹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
且唐之爲正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
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
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

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卽所封之爵邑是
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
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
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
庭奏章申請謂旣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
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益取易經乾元
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
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加與敷天
共隆大號

宋事本末

冠婚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於此始成
之時祝辭四加而後退公冠自以爲主卿爲賓饗之以
三獻之禮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朝服玄冕四加諸
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上同冠於祖廟曰今日
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
冠古之通禮也

周書

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
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
必於祖廟以裸饗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
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卽位長亦
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以
爲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
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
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
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
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王而朝于
祖以見于諸侯周公使祝雍作頌命之曰祝王辭達而
勿多也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

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綉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貌也

太平御覽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乎此書太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再終三天兩地之道

逸禮本命篇

蹇脩古女之能爲媒者離騷解佩纒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注

理爲媒以通詞理也

選註

詩注三星參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之象又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

星誌

女嫁三日後父母家來餉食俗謂餽女女於五月五日回省父母俗謂歸寧

雅釋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
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稗海

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遂有愆期失婚
而迄難自媒出閣不得已父母以囊盛昏夜潛送於少
年無妻者是其自高門第乃其所以自辱

丹鉛新錄

唐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年
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潘昉女
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之意切且往
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階上向月檢書覘之
不識其字固問曰老所尋者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

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覩如何老
人笑曰此非世間書君何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
冥之書主人生之事固曰然則君何主曰天下之婚牘
耳固喜曰固少孤願娶今者有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
未也君之婦適三歲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
物曰赤繩子以繫夫婦之足雖讐敵之家貴賤懸隔天
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違君之足已繫於
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
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陳氏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
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

逐之入米市有眇嫗抱三歲女來弊陋不堪老人指曰
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
祿因子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
奴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明日袖刀
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走獲免問奴
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間耳後求婚終
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叅相州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
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
稱愜之極然其眉間嘗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
去歲餘固逼問之妻潛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

也疇昔父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母兄次奴唯
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
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
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
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
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
鯤爲鴈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知陰陽之定不可變
也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

幽玄記

西州韋相公臯昔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
曰荆寶已習二經雖兄呼於韋公而恭事之禮如父叔

也荆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年纔十歲常令祇侍於韋兄
玉簫亦勤於應奉後二載姜使君入關求官而家累不
行韋乃易居頭陀寺荆寶亦時遣玉簫往彼應奉玉簫
年稍長大因而有情時廉使陳常侍得韋君季父書云
姪皐久客貴州切望發遣歸覲廉使啓緘遺以舟楫服
用仍恐淹畱請不相見泊舟江渚俾篙工促行昏瞑拭
淚乃裁書以別荆寶寶頃刻與玉簫俱來旣悲且喜寶
命青衣從往韋以曠覲日久不敢偕行乃固辭之遂爲
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畱玉指環一枚并
詩一首遺之暨五年旣不至玉簫乃默禱於鸚鵡洲又

逾二年洎八年春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
來矣遂絕食而殞姜氏愍其節操以玉指環着於中指
而同殯焉後公鎮蜀到府三日詢鞠獄情滌其寃濫輕
重之繫僅三百餘人其中一輩五噐所拘偷視廳事私
語云僕射是當時韋兄也乃厲聲曰僕射僕射憶得姜
家荆寶否公曰深憶之姜曰卽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
重羈縲答曰自辭違之後尋以明經及第再選青城縣
令家人誤焚廨舍牌庫印等韋公曰家人之犯固非已
尤便與雪寃仍歸璽綬乃奏授眉州牧勅下未令赴任
遣人堅守朱紱其榮留連賓幙時屬大軍之後草創事

繁經莫莢數凋方問玉簫何在姜牧曰僕射維舟之夕
與伊留約七載是期逾時不至乃絕食而殞因吟留贈
玉環詩曰黃雀銜來已數春別時留解贈佳人長吟不
見魚書至爲遣相思夢入秦韋公聞之益增悽嘆廣修
經像以報夙心且想念之懷無由再會時有祖山人者
有少翁之術能令逝者相親但令府公齋戒七日清夜
玉簫果至謝曰承僕射寫經供佛之力旬日便當托生
却後十三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臨訣微笑曰丈夫薄
情令人死生隔矣後韋以隴右之功終德宗之代理蜀
不替累遷中書令同平章事天下響附瀘熒歸心因作

生日節鎮所賀皆貢珍奇獨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
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觀之真姜氏之玉簫也其
中指有玉環隱出不異畱別之玉環也京兆公曰吾乃
知存沒之分一往一來玉簫之言斯可驗矣

雲溪友議

蕭防南昌人爲句容縣簿遊玉晨觀華陽洞至藥珠殿
一人紫袍稱東方大夫華陽洞主謂曰公之遠祖蕭史
真人命董雙成與汝成婚令梁玉清引上殿見一女子
交拜玉清致辭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仙凡契合如鳳
求凰今日相偶和鳴鏘鏘壽等天地慶衍無疆寔終恍
如夢覺卽棄官入山學道後昇爲大仙

揮塵錄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婦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史通

周高祖柴后魏成安人父曰柴三禮本後唐莊宗之嬪御也莊宗沒明宗遣歸其家行至河上父母逐之會大風雨止於逆旅數日有一丈夫冒雨走過其門衣弊破裂不能自庇后見之驚曰此何人耶逆旅主人曰此馬鋪卒吏郭雀兒后召與語異之謂父母曰此貴人我當嫁之父母恚曰汝帝左右人歸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乞人后曰我久在宮中頗識貴人此人貴不可言不可

失也橐中裝分半與父母我取其半父母知不可奪遂成婚於逆旅中所謂郭雀兒則周祖也后每資以金帛使事漢祖卒爲漢佐命后父柴三禮旣老夜寐輒不覺晝起常寡言笑其家問之不答其妻醉之以酒乃曰昨見郭雀兒已作天子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其愿也釀酒食衣服使相配爲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觀女子於衆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攜之以行女曰我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

貴人也乃俱挈之軍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永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永德與其妻在河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永德以勅視之永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為然雖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否永德曰殆必然以柴三禮夢所見為驗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永德夫婦遂極富貴

十六國春秋

宋陳敏修號市隱居士福州人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修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親著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修耶復誦此聯凄然出淚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時人戲為語曰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宋志

齊有一女二人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問其女定所欲適難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父母怪問其故對曰欲東家食西家息此兩袒者也

俗通

解縉有贈翰林劉編修歸娶詩云少年歸娶奏金鑾喜

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鴈紫簫吹月夜乘鸞靈
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
綾不似玉堂寒

堯山堂外紀

雲南大理府城南蒙氏有女欲爲擇配女曰父王擇配
非天婚也我欲倒坐牛背任牛何之不問貧富貴賤牛
入之家卽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
其樵者女曰此吾婿也王聞之大怒絕女一日婿問首
飾是何物曰金也婿曰吾樵處此物甚多頃之載歸皆
金磚也王使人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
作以迎王王嘆曰信天婚也後名其地曰轆角莊

廣輿記

喪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
然同僚有相交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
者號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僚比以文武
及號叔死四人者爲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孔叢子

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
男女哺同舖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蒙
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
脉此固當死也

楊泉物理論

徐穉前後爲諸公所辟雖不就及其死萬里赴吊常預

炙雞一隻用綿漬酒中暴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塚隊外以水漬綿斗米飯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

事文類聚

晉王祥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襍弔之賓時論賢之

山堂肆考

宋景文公遺戒云吾歿之後稱家有亡以治喪用浣濯之衣鶴氅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慎無為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為吏在良二千石下非著數人無功於國無惠於人不可請

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誌不可作道佛二家

齋醮汝等不可違命違命作之是以吾死為無知也

見錄

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黥黑布衫其中亦然見者駭之輒問曰今日服色何謂曰豈不聞君子有終身之喪

楊三安妻李氏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典具備舉情責雙諧世婦中之未有者遠近嗟涕

劇實錄

葬

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葬之滅明止之曰

此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
慈乎對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博物志

子產死家無餘財子不能葬國人哀之丈夫舍玦珮婦
人舍珠玉以賻之金銀珠寶不可勝計其子不受自負
土葬於邢山國人悉輦以沉之河因名金水至今水上

時有金氣

賈子說林

唐高宗營大明堂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
劉門奴問其故曰我漢楚王戊之太子門奴詰問曰楚
王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有遺嗣曰王起兵畱吾在
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宮中死葬此天子憐我殮

以玉魚一雙今在殿東北角頗見拘限乞改葬我高敞
處無奪我玉魚及發其處果然仍勅以禮葬玉魚隨之

廣異記

唐于寶父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于墓中寶兄弟
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
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
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仍生
子

于寶傳

後周太祖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
掘者此無它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殮以

瓦棺速營葬勿久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甃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代史

宋真宗妃李氏杭州人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爲李氏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

復獨立簾下召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出此言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綱
目章懿太后之葬也明肅方聽政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柩是時呂文靖公夷簡當國遽求對而明肅已揣知其意止令入內都知羅崇勳問有何事文靖具奏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神柩明肅使崇勳報曰向夷簡

道豈意卿亦如此也文靖答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當廷爭太后不允臣終不退崇勲三反而太后之意不回文靖正色謂崇勲曰宸妃誕育聖主而送終之禮如此異時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爭太尉日侍太后左右不能開述諷導當爲罪魁矣崇勲大懼馳告明肅于是始允所請

東軒筆錄

宋張侍中耆遺言厚葬宴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佑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破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崩時召憲宗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爲至今遵爲定制而上下遂無枉鬼好生之德斯其爲至

國朝典故

祀人 祀神

朱邑字仲卿少時爲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之後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當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果葬之桐鄉西郭外果共爲邑立祠

歲時祀祭不絕 前漢書

漢章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

郎中 綱目

漢韓稜字師伯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且邳人或奠酌爾遣使微訪果然唐宋以來俎豆不絕封

淵德公 廣輿記

唐宦官多閩人杜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壘宦官德之遂自閩中除宣猷時人謂之勅使

墓戶 綱目

二年巳酉詔孔子惟國學春秋釋奠天下不必通祀錢唐上疏言孔子百王宗師乞令天下通祀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巳而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享配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宋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為之動容遂復孟子

祭仍令太醫院療其箭瘡一日詔講虞書陛下立而講或
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
陛下不跪不爲倨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
於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卽命徹圖

新知錄

宋仁宗卽位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邦寧旣受命
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
罇入地尺許不可拔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
久風息乃成禮邦寧褫魄因慙悔累日

宋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產一男翁仲妻密以錢
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上簿周光與兒

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屠兒弊衣纏縷
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彿東廂不進何也翁仲乃
持劔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曰凡有子者欲承先祖先
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還屠家乃往迎其女女已嫁
賣餅人取歸更適安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陽太守神
不歆非類如此

風俗通

我明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
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爲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
然越宿如故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癡韃子爾以胡人
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

流書
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
則我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
再啼哭爲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皇明
補遺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
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天以高爲尊地以
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趾以報地

禮

樂志太宗伯以實柴祀日月禮實柴謂實牲體于柴上

燔燎而升煙使氣上達也六帖

死

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去其二饑渴死者可去
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
可去也疾病死者不可去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
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
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
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往往是明
知故犯未必盡造物之舛楮記室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
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桓譚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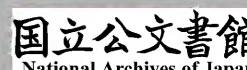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予公羊傳子貢告夫子曰太宰死子曰不死也問其故曰天生宰詔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越絕書

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後忽一誤自知當必死其年果薨何氏語林

晉開運末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汴歸國殂于趙之欒城國人破其腹盡出五臟納鹽石許載之歸時謂之帝犯玉堂閒話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

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一章唐張祐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溫而腸已絕帝崩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襯襯至乃舉祐為孟才人嘆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嚙傳唱宮人二十春却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堯山堂外紀趙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



鴻書
二十五
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倚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持歸皮囊置於几上俄而蘇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倚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

玉并葬焉

太平御覽

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人環泣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皆在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曰作文記之囑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本傳

宋葉衡罷相歸金華里居常召布衣交日飲一日覺意中忽忽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所恨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顧問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滿坐皆笑明年丞相竟不起

程史

病

古云不治得中醫此至言也凡人有疾苟無明醫不如靜以待之但人情過於愛生急求僥倖不擇醫之良否日夜取百藥襍投不旋踵而長號矣是雖曰愛之其寔害之亦何異催使赴冥說風

有人誤吞髮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張口時見喉中有一頭出受膏乃取小鈎為餌而引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猪脂懸於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秘丹

藥性

三國時呂蒙病孫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治獲萬方欲

數見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不然則咄暗也此可為痛癢相關之極吳志

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乃召醫工工曰當於眉間刺血即差天后怒曰天子頭是汝出血處命撲之帝曰若因血獲差幸也遂針之血出濺黼衣眼遂明而悉復平天后自抱繪帛以贈醫工獨異志

唐時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太醫周顧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有病否曰臣馳馬大庾嶺熱困且渴遂飲澗水竟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硝石雄黃煮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皆具此皆殺蠱毒之

趙韓王普久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醮謝往咎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國忠臣奈何冤累不可避姜又叩乞冤者為誰神以淡墨一巨牌示之濃烟罩其上但識牌末火字而已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庭美也當時自是渠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事露速禍咎豈在吾嗚呼一聞火字乃知必是秦王心下事其可打

過樂善錄

宋秦觀汝南學官時疾卧直中高符仲攜輞川畫示之

曰閱此可以愈疾觀得畫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憇輞口庄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紫豔茱萸泝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藥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即愈

詩箋

宋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兄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行醮大陳楮錢平甫曰兄在相位當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丘之禱久

矣為此奚益且兄常以君法繩吏奸今以楮錢邀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君法耶介甫大怒

曲洧舊聞

宋呂誨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屐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蓋以身疾諭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遂卒海內聞者痛惜之

綱目

王荆公患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

東還適有之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薰黑門人憂之以問醫人曰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洗面公曰天生黑於予澡豆其如予何

東軒筆記

參元朱子曰病字從丙丙火也百病皆生於火夫病字內丙固火外二點從水內火盛而外水微且相間隔則病水火既濟自然無病

四季錄

我明太后病劇而不肯服藥 太祖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鵲何益使吾服藥而不瘳陛下以愛妾之

故而殺此諸大夫妾不忍其無罪而就死地 太祖曰
汝第服之縱萬一無効吾當為汝貸之太后終不服藥
而崩大夫者世稱醫人為大夫亦謂郎中 國朝典故

我明尚寶袁珙號柳莊風鑑之驗不可悉舉永樂中長
洲祝公顥尚在垂髫附學其父欲引袁視之袁對曰君
相當有貴子何視為翌日製一圖書遺其子最後二十
年祝公官至大叅閱圖書乃云大叅之章又順天尹王
公驥患傷寒袁往視其疾神色俱變不可復生亟請其
配楊氏見之對曰疾雖危甚然夫人之相一品命婦必
無虞也已而王疾果愈以征麓川功封靖遠伯楊氏一

品夫人語云父命推其子祿夫命可以妻延柳莊亦神
矣哉 古今說海

十益

家貧家富

三樂

逃債

五十無幾

程幹

之奇

真子

送窮文

劉氏鴻書卷三十九終

鴻書

卷三十九

二天

人事

夫若古今歸藏
 出夫人語云父命其子其夫命可以妻致悲其衣
 公憂也傷矣文往視江流神色似欲不可言也
 相富存貴子何祿為哉同製一圖書也其子最後一子
 平厥公位至天系開圖書乃天系之章又唯天知在
 公憂也傷矣文往視江流神色似欲不可言也

第四十卷

人事部二

貧

十盜

家貧家富

三樂

逃債

五十無妻

程幹

逐貧賦

車子

送窮文

未足了事

神仙之樂

患不饑寒

天付兒曹

富

猗頓

錢眼內

沈萬三

老

百歲而極

春秋高

人主壽

享國久

彭祖異被

大臣壽

尤為異聞

四皓

三叟

屈顧老鄙

睡息在耳

孟姬

並食九月

儼然畫圖

九代祖

楊鐵崖

老成

少

顛頊少昊

八歲師孔

小兒辯日

不乏季子

七歲觀虎

駒齒未落

霸王之相

五歲屬文

童殺二豪

綠衣少年

分內事

清河客

十三中式

刑

畫象艾鞞

玄女兵

鯀怒

剖腹觀胎

沈鸞徽

坑儒

伏機

收蔡邕

六州四十三縣

不能庇一人

付丁胥

下江南圖

衛公珠崖

崖州大

子瞻逮獄

大元通制

金人廢劉豫

劉誠意仕元

鴻書

卷四十目錄

胡宗憲

石亨

曹吉祥

李廣

罷唐寅

江彬

南人不典南試

十惡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人事部二

太史湯賓尹

刪正

貧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爲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娶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燃燈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

六韜

鴻書

卷四十

人事二

農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茂，家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障水不安，其藏家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家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匏葷菜百穀不備，具家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家之貧也。故山救於火，草木植茂，家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家之富也。桑麻植於野，五穀宜其地，家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匏葷菜百菓備具，家之富也。工事無鏤刻，女事無文章，家之富也。

榮啟期者，周時人也。值衰世，隱居窮處，遺物求已，時披

裘帶索，行吟於路，曰：吾着裘者何求？帶索者何索？嘗鼓琴而歌。孔子過之，問曰：先生何樂？曰：吾樂有三。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而吾得為人，以男為貴，而吾得為男，或皆不免於襁褓，而吾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也，死者命之終也，居常待終，當何憂乎？孔子聆其語，為之三曰：悲焉。貧士錄

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逼，與家人無異，多負責於民，無以歸之，乃上臺逃避。故周人因名其臺曰：逃債臺。今洛陽南宮籛臺是也。帝王世紀

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隴麥青青二月時。

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褻牧犢採薪感心悲
又云枯楊枯楊爾生萸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錄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為水火焚蕩家業俱盡妻茅
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携行乞於市前後貧富顛
倒徑庭世所罕有異苑

逐貧賦舍爾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
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泛彼栢
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

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楊子雲集

思玄賦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注云昔有周

雙者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怜之問司命曰此可富
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子錢可以借之乃借而與之期
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利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
同宿路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
間可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以貧困鬼神志

退之送窮文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夫五滿七除二
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
面目可憎言語無味者皆子之致也其名曰智窮矯矯
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
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雙窻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與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韓昌黎集

有士人贖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蔡心疑之然士頗豪與三千緡因回書遣四兵送之併致果物於魏公士至京謁公以其故請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以了公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之才器亦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見孫詞氣甚非乞客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養孫篤學公甚愛之明年俱解去後十年聞太山下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游孫秀才也公嘆曰貧累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將猶汨沒而不見也語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今富貴人不知貧賤人痛癢亦是一過况貧賤中徃徃有豪傑須是大着眼寬柱腹可也

筆談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
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
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遙山水間以終其身足
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富貴則
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侈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
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者譚何容易
行營雜錄
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寒耳是故
乞食野人吾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漢光武之所以
興况下此豈真可不知饑寒之味
誠齋雜記
唐人功高富貴之盛未有出郭汾陽之上者然三四傳

而支胄不復振及宋慶曆四年訪求厥後得裔孫元亨
於布衣中僅爲永興軍助教而已狄梁公曾孫飄泊岷
漢干謁王侯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
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乃數世後漸益蕭條南
渡轉徙三裔並居餘全無一人在仕版者而文正文靖
寂絕無聞尤可太息至於靖康之變帝王子孫官門仕
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
子五斗令自舂米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餽糧歲支麻五
把令緝爲裘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
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煖氣旋出取

柴歸坐火邊皮肉脫落虜惟喜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團
坐地上襯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技酒闌
客醉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往往餒病相枕而死嗟
乎此皆帝王之苗裔將相之名胄耳逢時不辰顛越至
此今遭際太平生長樂土雖家徒壁立而書富五車白
衣一裘黃蓋半甕天付兒曹可謂多矣厚矣

讀書鏡

富

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
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於是乃適西
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猗頓也

孔叢子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
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遂挾多貲其罷兵而
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
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
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
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
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惟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

大笑

臨安志

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乃元末江南第一
富家富卒二子茂旺我 太祖定鼎金陵召廷見令其
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觔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爲
廣積庫提舉姪孫玠爲戶部員外郎後茂罪當辟以有
營建緒未訖但黥額爲藍黨猶得乘馬出入旣而發遼
陽從戎籍其田數千頃每畝定賦九斗三升吳下糧額
之重坐此沈之從戎遼陽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蓬軒吳記

老

人壽至百歲而極彭祖七百餘歲自服仙丹後人流沙
亦不言死帝王世紀神農在位百二十年黃帝少昊俱
在位百年帝嚳年百五歲堯年百一十八舜年百有十
禹湯年俱滿百六韜云文王祖古公壽百二十王季百
歲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周穆王五十卽位在位五
十五年蓋世壽也鮪壽百八十歲伊尹百三十太公年
百三十六召公百八十畢公年亦百餘漢文帝時有樂
人竇公者亦年百八十漢張倉拜相封侯年百餘歲魏
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晉范長生兩仕蜀前後百年齊
東宮得疾壽三百歲趙逸二百歲魏羅結百七歲爲外
都大官百二十乃卒梁穰城人年百四十歲唯飲乳鍾

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凡九娶有子十二人死亡
畧盡召爲散騎侍郎亦至百二十而卒上津人張元始
年一百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始生子遂
無影唐有李元爽者百三十六歲開元東封太元於伯
龍一百二十八歲宋黨翁百七十餘歲譙定百三十歲
南昌錢郎百七十歲瓊州楊叔連百二十二父宋卿百
九十五九世祖不語不食不知其年

弇州別集

鬻熊年九十周文王曰老矣熊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
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春秋高矣丘曰使
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

嫌疑吾殆壯也周家尊事黃耆不過乞言非勞其筋骨
強之以事也故七十致仕雖禮之常然非所以待有德

爲國計也

見聞搜玉

文武以後人主眉壽之高者周穆王百五歲梁武八十
六宋高宗八十一元世祖八十唐玄宗七十八唐高祖
漢武帝及我 太祖俱七十一

人主享國之久者周赧王五十九年周穆王漢武帝俱
五十五年周平王五十一年梁武帝四十九年周顯王
四十八年周宣王唐玄宗及我 世宗俱四十六年秦
莊襄王齊景公俱五十九年卽帝王位之晚者武王八

十七宋高祖六十四唐明宗六十一混一之晚者元世祖六十三

彭祖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王大臣老居位者伊尹太公畢公外若張倉范長生夾谷吾里補俱近百歲爲丞相國公百餘歲卒羅結百十二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衛武公九十五而爲周卿士鬻熊九十而爲文王師高允九十爲中書令九十八以左光祿大夫來敏九十七以執愼將軍呂岱九十六以大司馬李先九十五以內都大官司馬孚九十三以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士燮九十三以交州牧王盤九十二以翰林學士劉寔九十一以太尉張儉以太師夏侯勝九十以太子太傅楊統九十以光祿大夫卒張萬福八十餘以工部尚書致仕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病王裕之八十八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起八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卒郭丹八十五以司徒罷郭伋八十五爲華州牧明年以大中大夫卒王祥八十四以太保睢陵公致仕明年卒郭子儀八十五以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趙熹八十四以太傅張儉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八十四以太保魏國公

致仕八十九以太師卒喬行簡八十五以少傅平章軍
國重事乞祠八十六卒趙充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
侯罷就第八十六卒張皓八十三以廷尉罷貢禹八十
二以御史大夫胡廣八十二以太傅錄尚書事卒蔡義
拜丞相已八十餘董昭八十一為司徒張昭八十一為
輔吳將軍公孫弘韋賢俱八十以丞相陶侃長孫嵩俱
八十以太尉卒韋安石八十以左僕射始為亂兵所害
太傅鄭袤食祿六十餘祿壽雙全可侈為千古人瑞 宛

委餘編

春秋時鄭滿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

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
死於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魏拓拔主稱神元帝者
百四歲高麗王康年百餘吐谷澤王夸呂即位後自稱
可汗者百年皆夷狄主也宋史日本國有大臣名紀武
內者年三百零七歲尤為異聞 宛委餘編

漢世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
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
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網而竟成夾日之功

書百卷

昔有行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

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
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旨哉三
叟言所以壽長久

玄關雜記

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
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
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驟裏以迅
驟爲工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自立成據大
歡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
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
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文

士傳

唐袁天綱相李嶠睡息在耳當貴壽而不富則天朝拜
相帝幸宅見臥青絁帳嘆曰爲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
賜御用繡羅帳嶠寢其中達曉不安怪而生疾遂奏曰
臣少相人云不富幸故寢甚安席欲且任用舊者

定命錄

唐貞元末有孟媪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
彭城劉頰自渭北入城止於媪店見有一媪年可六十
已來衣黃紬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衛李胃曹名士
廣其媪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媪曰此四衛耳好大官
廣卽問媪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察爲妻

汾書
十一
察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此皆部制之郡
靈夏汾涇岐蒲是焉吾夫張察爲汾陽寵任常在汾陽
左右察之貌酷相類吾察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
衣冠投名爲察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
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
兼御史大夫忽思筑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
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劣嫗二兒
止續筆叢

洛中士人張起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於會節園側年四
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
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起宗
自歎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
汝算命因與藉地十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
餘凡關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
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起宗後七十餘
歲時文公亦居於洛起宗視其交遊飲宴者皆一時貴
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一日公獨遊會節園
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
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
先生公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

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
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
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
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
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
歸洛不復召之矣瞽之言異哉聞之於司馬文季子 嬾真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
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
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廣輿記
李守忠爲承旨奉使南方過海至瓊州界道逢一翁自

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其居見其父曰叔遠年
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語次見
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
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孫列拜而已珍珠船

元楊維禎字鉄崕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榜於門
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
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其
誕情傲世如此山堂肆考

古謂老者爲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
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

久至老而愈仁爲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名者
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嗟淹滯畢竟是英
氣不除

經鉏堂

少

顓頊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顓頊相唐堯十
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
爲楚相韋康成十五而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
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爲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
而爲齊東阿守張緬十八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爲博
士終軍二十爲謁者俱有聲

苑委餘編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
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
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何王融之豔鄧禹爲

史書估俾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
日始出時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時遠
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
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
不能決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歲華紀麗

東漢吳祐隨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
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
所望此書若成則載必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
以囊衣邀名嫌疑之際先賢所慎恢撫祐首嘆曰吳氏
世不乏季子矣

漢書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爲欄苞虎阱使力
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
承門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
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

竹林七賢論

楊愔字遵彥六歲受史書十一歲受詩易從兄昱器重

之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吾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
里之外梁保太初拜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萬姓統譜

南北時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
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
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

初潭集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臥卽吟詩未嘗
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
咏尹字卽應聲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
少人十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唐書

唐區寄越人年十一歲二豪劫持虛所賣之童伺一豪

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童童曰爲兩郎童孰若爲一
郎童童又殺一豪刺史奇之

北齊史

宋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輦問曰天
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
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
衣者問狀曰某所守臣犯賊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配
某所守臣犯賊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
宰相天卽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此

嘉謀錄

宋陸九淵字子靜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陸賀曰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

舉止異常見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
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也已
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
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
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也

性理

天寶中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魯公顏
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
公之西隣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
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

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甲兵皆貯其庫今有五十餘萬
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
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
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
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
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
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竒之欲與之兵
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
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
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

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疆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
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
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
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
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
北至於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
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
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
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
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兵五千人軍於堂

邑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
聲大振

綱目

明戴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
戴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菟也出一對曰月圓
卽對曰風扁問風何嘗扁曰側縫皆人不扁何能又出
一對曰鳳鳴卽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
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卽大賓也已成鄉舉
矣對語皆含刺云

堯山堂外紀

刑

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

雜履中罪赭衣雜履下罪雜履而已

孝經緯

有虞之朱

以冪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菲履當剕以艾鞞當宮以
布衣無領當大辟

慎子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
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
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
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沒後
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
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滅弭伏

龍魚河圖

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曰：「得天道者，帝得地道者，為三公，我得地道，不能為三公，即乃使猛獸為亂，比獸之角以為城，舉其尾以為旌，召之不來，猖狂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羽山，驅之以吳刀，禹不敢怨，反事之。」呂覽
 商紂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禽獸，宮中九市長夜之飲，以繩羈人，牽詣酒池，醉而溺死，施炮烙之刑，剖朝涉之脛，比干諫而剖心，剖其妻腹，觀胎，遂致天雨肉，雨血，雨灰，雨土，雨石，六月雨雪，惡來父子以材力讒毀得幸。路史
 晉趙簡子沈鸞，徼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

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嘗好士六年矣，而鸞徼以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呂覽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威德齊淳于越，刺青臣為面諛。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可。」三十五年，侯生、盧生亡去，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史記

秦始皇改古文爲大篆國人多誹謗秦始皇患之召諸生七百人俱拜爲郎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礪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皆使往睨瓜所先爲伏機坑上諸儒至論難遂發機填之皆終命

山堂肆考

董卓之死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嘗玩

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漢紀

中和中魏博帥羅弘信初爲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會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

翁巫有宋遷者忽詣弘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不久
爲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告弘
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弘信爲帥弘信狀貌
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至太尉封
臨淮王弘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甚
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人
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威
不平有意剪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器
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八於兵仗庫斷弓
弦共甲襜夜會汴人蒙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

闖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
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
梁祖凌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脚瘡痛不可忍意其
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錯
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失
去其國矣

北夢瑣言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
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
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
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
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宋史

宋高宗力除異已者必令壯士丁旡拉殺之時人曰莫
跋扈付丁旡齊王蕭道成亦除異黨所任者桓康也時
亦曰莫斬張付桓康

宋書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
朝辭曰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觀其良
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因序其遷謫之久
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
以口衆食寡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

以繼飯粥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慮
也翰固不可乃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內侍以十千
之既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
一大幅畫障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
旨詔赴闕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翰爲先鋒殊多
死力有大功

東軒筆錄

李衛公在珠崖郡北有望闕亭公題詩云獨上江亭望
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難歸去百匝千遭遶
郡城城南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內掛十餘葫蘆
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及耳太尉當軸

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道憫之因收其骸焚之貯其
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惕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物紺珠

宋寇準謫雷州與蘇黃輩皆播遷之臣此忠直不容於
朝者若丁謂之妨賢病國亦貶崖州語客曰天下州郡
孰大客曰京師也謂曰朝廷宰相爲此地司戶則崖州
爲大也聞者哂之

北堂書抄

蘇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食
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以爲候
邁謹守踰忽糧盡出謀於陳畱委其一親戚代送而忘

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子瞻乃大駭自知不免因書
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
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
獄吏不敢隱遂以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
是遂益從寬釋凡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

長公紀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伯
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三十
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
等今黥徒杖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
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丞相雖是之而

卒不果行

元事本末

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七年閏十月金人襲汴執劉豫廢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术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書與豫約同誅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直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於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野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賴許諸郡至是尚書省

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术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因遣小枝巡問巷間宣言自今不僉爾爲軍不取爾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遂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作汴京留守李儔副

之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鍊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

宋事本末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賞其罪應僭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野記

先是浙直總制胡宗憲以侵盜軍餉爲言官所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內援中書自擬旨以屬世蕃會世蕃被罪書未達仍匿龍文所既伏誅巡

按御史王汝正奉詔籍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世蕃書同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爲內援相與諂事世蕃故事久不廢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犯已正明辟而宗憲獨以僥免恐後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所嚮使六一得亡南走倭臣恐江南之事有大可慮者疏下都察院叅覆得旨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宗憲子錦衣衛千戶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

并節年獻瑞蒙 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許汝正私受所屬贓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將汝正宗憲反許事情行巡按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死於獄 詔免勘按宗憲總督時度權臣在內大將未有立功於外者故阿嚴氏少過而後來當事者心啣之因併掩其平倭之功而汝正遂承望風旨乃有是疏欲加之罪至與世蕃龍文同論籍令 聖明不察宗憲之首領不保矣江南人心怨忿何極乃卒降 旨以宗憲所許汝正者下法司同訊而刑部爲之調停姑行巡按操江勘報實當事者授意爲汝正解嘲也又聞宗憲方就逮

而徽州知府何東序卽封錮其宅以候籍沒及宗憲死

竟蒙免勘之恩

天子神聖果羣臣莫及也

世廟識餘錄

明石亨初爲武清伯貌魁岸有威協守萬全土木之變坐不援械繫至京也先寇京師貫亨罪令總京兵與干謙等禦之初亨欲盡閉九門城守謙曰是示弱也謙自監亨軍營於德興關外屢與賊戰時虜奉 英宗駕來薄城知京師有備尋引去亨乃與總兵楊洪孫鏗等分擊畿輔殘虜未退者虜方乘勝諸將莫能摧鋒亨至定州清風店與戰大敗之虜衆慟哭自紫荆關遁出虜退亨進封武清侯景泰間亨雖總兵然憚于謙不敢肆丁

正正月景帝疾久不視朝儲位虛羣臣屢請立太子不許亨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謀復立英宗及英宗復辟亨與有貞等譖于謙殺之以功進封忠國公乃與太監曹吉祥等表裏擅權援其黨與皆置要地握兵柄亨姪彪爲都督鎮大同一日帥千戶盧旺彥敬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人也迎復功貳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奪門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意所不善卽排詆出之又奏罷各處巡撫及提督軍務都御史以其抑制諸武臣也出是朝士無不出自曹石之門大臣守正者多引去上亦

察知亨驕恣然念其功頗姑息之亨又欲假公義服人乃薦處士吳與弼與弼應制出竟不拜官謝病歸上欲命岳正入內閣叅與機務亨與張軌謂事不自己竟沮之謫遠州初石亨等譖殺于謙太后不盡知故後知之乃爲上言迎立外藩之誣上乃漸悟謙冤繼謙爲兵部尚書者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某來期歲何賂之多如此上怒甚亨等俛首不敢對上嘗屏人諭大學士李賢以亨與曹吉祥等專擅故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可以革之上一日又與賢語及迎復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
內府之明豈當奪耶且此事當時亦有邀臣者臣辭不
與上驚問曰何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
陛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邪假使事
先泄景帝知之此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
等皆藉陛下圖富貴耳豈有一毫爲社稷之心哉上乃
大悟寢疎之因亨等數入內請見遂勅左順門閤者非
宣詔勿納總兵官又與李賢議復諸路巡撫及提督都
御史亨見上稍疎斥乃內懷怨望謀不軌嘗往來大同
顧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

得至天順三年二月亨一日朝退歸私第謂其黨盧旺
彥敬杜清等曰吾所居官亦皆爾等所欲爲之衆不知
所謂皆對曰某等以公之靈得至是過望矣三公之位
何敢冀也亨曰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
吾吾官非爾官乎衆股慄莫敢對會瞽人童先手出妖
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謂天意有在勸亨舉事亨乃謂其
黨曰大同士馬甲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爲遊
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
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隄以絕餉道京師可不
戰而困也遂請以盧旺守裏河三月虜寇延綏上命亨

往禦之童先又力勸舉亨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
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童先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
成大事者去之會石彪事敗彪性兇暴陰狡亦善戰以
亨故進封定遠侯亨欲謀逆乃令大同人奏保彪鎮守
其地朝廷覺其詐兼得實言官交章劾之遂逮彪下詔
獄論死詞連亨上猶念亨功置不問罷其兵亨不悛益
怨謗逆謀漸露時彗星見日數重暈累月不散亨家人
上變告亨謀反逮治之獄未上亨死獄中藉其家沒入
之其黨皆論死

皇明通紀

內官曹吉祥正統景泰間征麓川暨福建諸寇吉祥皆
監督戎務號都統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
下爲爪牙腹心英宗復辟時迎駕奪門多藉此曹力
後俱以功遷秩握禁兵石亨事敗冒功者多被黜革惟
吉祥以庇不去吉祥恃復辟功益專橫弟侄皆據要地
侄欽封昭武伯與石亨輩相表裏擅權賣官鬻獄贖貨
無厭上初念其功多所優假凡有陳乞無不曲法從者
後漸不能堪稍稍厭薄之嘗因大學士李賢語上大悟
會石亨敗上益疎抑諸稱迎復者吉祥遂怨望懷異志
令欽糾其黨謀不軌天順五年七月兵部尚書馬昂懷

寧伯孫鏜奉命帥師赴陝西禦虜期初二日陞辭出師
欽等遂謀以是日爲亂欲乘機殺馬昂孫鏜等擁兵入
大內廢上居南宮立皇太子爲帝事頗泄恭順侯吳瑾
知其謀時夜漏下二鼓矣瑾奔詣長安門告變傳奏入
是夜命執曹吉祥於內廷欽等不知也及期欽及弟鉉
鑄鐸率蕃將伯顏也先等至東長安門門閉不啓欽等
知事泄遂引兵詣錦衣衛指揮逮梟第適梟出斬之碎
其屍梟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後得任錦衣衛稍禁戢
欽欽所最切齒者故先殺之時百官候入朝多至待漏
署中聞甲馬馳驟聲謂征陝師出也旣乃大亂百官多

亡匿欽遂執大學士於公署且告曰吾父子兄弟盡忠
迎駕復位今被逐梟譖毀返欲相害因擲梟頭示賢曰
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恨者多
旣除之可卽請命欽曰爲我草疏進卽令人拘賢亡何
又執尚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爲草疏同翱自門隙入
之少頃欽等縱火焚長安門遂殺都御史寇深索尚書
馬昂不得又欲殺李賢王翱不果賢被刃傷昧爽孫鏜
領兵至圍之賢翱得脫走是日大雨鏜督兵轉戰王師
漸集吳瑾馬昂等皆會大戰於東華門外瑾爲欽所殺
諸將奮激斬鉉及鑄於陣又斬鐸欽敗入其家赴井死

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蕃將伯顏也先縵城下亡
走追得斬之李賢等聞首惡既誅恐脅從者衆復疏入
請下令宣諭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捷報入上以
是晚出御午門執吉祥鬻於市藉其家以賞將士贈吳
瑾梁國公謚忠壯贈寇深少保謚莊愍論功封孫鏗懷
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加太子太保餘將士賞賚有差

皇明鴻猷紀

弘治時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大臣多賄
求之時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既成適一小公主患痘
瘡衆醫莫效廣飲以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

清寧宮災有謂建亭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
災 太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火煨廣懼飲鴆死上意其所藏
必有奇方秘書卽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圍外宅搜得
一帙納賄簿籍首進之簿中載曰某送黃米幾百石某
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卽金白米卽銀始悟廣賊
濫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與名者
惶恐危甚星夜各赴戚畹壽寧侯處求救月下簷影重
重不期而會者十有二人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

一一傳於朝野

皇明鴻猷紀

弘治己未會試上命閣臣李東陽禮部侍郎程敏政主之給事中華景劾敏政素因不謹久放歸田今營求李廣復官禁近叨爲考官甘心市井將論語表二題策三問四問題賣與江陰徐經蘇州唐寅等臣思景泰年間江陰徐泰買中順天解元已經發覺今徐經與泰同家敏政又從招致朝廷取士之科關繫最大豈容再壞疏入下景獄且拘禁敏政待場事畢凡經其所取卷命東陽與同考試官重閱及揭曉都給事中林廷玉劾敏政閱卷可疑六事遂與敏政並下獄會多官廷鞫問黜唐

寅徐經等十餘人景與廷玉俱謫官敏政致仕尋以憂憤卒有不悅王文恪公者揚言守溪忌篁墩華景乃其主鄉會試門生嗾景爲此公聞而甚恚後景及門公不與進使人謂之曰汝既有風力何不敢劾張皇親乃劾程篁墩邪吾爲汝受謗吾與汝絕矣謗公者尋以他事去官人言遂息吳白樓時爲同考嘗爲程公辨其事云乃公僮奴莊兒竊題賣舉子公弗知也然是獄寔起於唐之密友某公某時從計偕因謁文恪篁墩適來某趨避堂後篁墩首言唐解元名震都下文恪云果是逸才又問人物何如云修長人物某聞之厲聲曰旣稱逸才

又問人物唐癡遂中三元邪徑詣臬所言唐寅徐經輩
買篁墩三場題目從吏其進本經家巨富平日敬事伯
虎及伯虎發解遂請同往會試到京經私通關節以場
題視伯虎倩其屬草伯虎遂將題并錄退齋記中語授
某因策問有私淑朱子者或疑其出於老氏乃劉靜修
論許魯齋者著其說於退齋記故也某居貧素受伯虎
解衣推食之惠至是又欲挈與同舉進士此何等情也
反下之石使其終身廢棄彼何心哉後文恪亦知之一
日與先君言及其事曰當時篁墩問伯虎吾故對之云
云不曾稱贊得某乃懷嫉妒陷害伯虎至此諺所謂恩

將讐報也與伯虎暱善者若祝京兆文內翰王履吉輩
皆爲憤惋不平每相謂曰人而如斯犬豕不食其餘矣
說聽增紀

江彬初爲大同遊擊將軍性暴悍正德七年河北盜起
官兵不能制主者奏檄邊兵討之時賞軍功格重斬賊
三級陞一官故彬與秦等多殺平民爲功次過冀州殺
一家二十三人報功民訴之督府不爲理武宗好兵
事左右言邊卒精悍可用京營兵多脆弱欲令邊卒以
時入衛而以京營卒出戍邊每歲爲踐更例上令內閣
草制臺諫交章沮之李東陽疏陳十可狀詰旦內降行

之於是彬與許泰劉暉等諸邊將皆率兵入衛彬尤近
狎用事上乃於西內練兵校騎射或時爲肉觝之戲銃
砲之聲不絕彬等狎昵上多畱宿豹房與彬等同臥起
或親搏虎爲樂時都督錢寧掌錦衣衛事彬泰暉寧皆
賜姓朱與中貴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
表裏擅權爲奸利然諸奸寵皆出彬下彬等時導上出
宮禁遊獵近郊羣臣屢諫不聽十二年導上出居庸關
至宣府臨塞下上時獨馳一馬鹵簿侍從皆不及從大
學士楊廷和等極諫且引 英宗土木事言不聽九月
至大同陽和等處駐蹕二十七日方獵謀報虜入寇圍

陽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尋引去南京給事中
孫懋劾彬奸狀不報閏十二月上還京以應州功封彬
爲平虜伯許泰爲安邊伯十三年正月郊祀畢彬等復
導上出關二月 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四月上以
太后將祔葬告陵故幸黃花鎮密雲等處五月還京六
月上復欲北巡議別稱尊號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又欲
以彬爲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極言其不可
尋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大學士梁儲面趣令草制
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上大怒操劍起儲
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

奉命良久上擲劍去乃自稱之廷臣議建儲居守錢寧意在寧藩彬意別有所屬以梁儲議止七月彬等復道上出居庸關歷宣府大同十月渡河至榆林十四年二月上還京三月制下南巡上欲登岱宗歷徐揚至南京臨蘇浙浮江漢祠武當偏觀中原時寧藩久蓄異謀候釁而動制下人情恟恟大臣臺諫諸司交章入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聯疏入考功郎中夏良勝儀制郎中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繼入醫士徐鏊以醫諫郎中張衍慶姜龍孫奉陸倕等合疏入又郎中林大輅寺正周叙行人余廷贊等亦合疏先

後入上大怒召彬示之以彬言下諸疏者獄於是京師連月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橋四尺許橋下七鐵柱齊折如斬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也有指揮張英上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赴闕刺刃於胸以死諫車駕得不出亡何宸濠反事聞諸權幸在豹房爭獻擒宸濠策錢寧臧賢以通宸濠賄事露下獄誅太監張忠與彬等欲邀功贊上親征八月下制南征師至良鄉捷奏至詔以俘還江西候進止九月上至南京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帥兵至江西捕宸濠餘黨永等至江西妄肆誅戮不勝其擾時守仁以檻車械送宸濠

欲親獻俘闕下屢詔止守仁勿獻俘還撫江西守仁行
至浙江乞致仕留居杭州俘將至南京上與彬等戎服
出城外前列俘凱歌入城百官迎賀十五年正月上欲
就南京郊祀大學士梁儲止之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
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國公徐鵬舉設家宴招彬不啓
中道門又不設座中堂彬大怒問故對 高皇帝曾幸
其第遂爲故事彬不得已就宴時喬宇爲南京兵部尚
書專任留務宇持法守正亦多才畧每事稍裁抑人倚
以爲重彬頗憚之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
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祖宗
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不能得督府亦以宇
言拒之乃止彬每矯制日有所求爲宇承制必請而覆
之始行彬計稍沮上駐蹕南京久大學士梁儲蔣冕跪
伏行宮門外請從百官奏迴鑾上遣使取疏入諭之起
儲等曰臣等未奉允命不敢起乃令中官傳示云不日
卽還儲等乃起十二月班師至通州誅宸濠十六年正
月入京彬還益驕橫其所部邊卒桀驁不可制三月上
以疾崩於豹房 皇太后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等定
議遵祖訓遣使迎立 世廟武宗崩時彬偶不在左右
皇太后召楊廷和等議恐彬爲亂秘不發喪以武宗命

召彬入彬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榜之 皇太后制
下暴彬罪惡執其黨數人下彬錦衣獄論罪磔於市籍
沒其家 昭代實錄

嘉靖四十年中允吳情典應天鄉試同邑中者十三人
時論大譁科臣并論副考胡杰不能匡救俱謫外南畿
人不得典試自此始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宗廟
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僞四曰惡逆謂毆
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之
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

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變
與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悞不如本方及封題
悞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悞不牢固指
斥鑿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而淑鑿輿及對捍制使
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
祖父母 在川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
若作樂釋服 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
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總麻已上親毆告夫
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
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

